

第一百七十五章 皇帝的心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今天怎麼有空進宮來看朕？”

皇帝抬起頭來，笑著看了範閑一眼，眼神溫和裏帶著一絲取笑的意味，看來事情過去了一個月，陛下的心情已經平複了許多。

範閑的心裏卻是無來由地生起一絲懼意，苦笑無言以對，雖說這一個月的假期是陛下親旨給的，但整整一個月不入宮，不麵聖，確實也有些說不過去，明顯聽出了皇帝老子的不愉快，他有些不知該如何應對。

不入宮，是因為他心中的那絲寒冷和害怕，是的，自從知曉了皇帝陛下是大宗師後，一向膽大包天的範閑，終於明白了恐懼是什麼滋味，尤其是這些天來陛下的沉默寬容，讓他更添惕戒。如果可以的話，他寧肯再也不入皇宮，再也不見皇帝老子的容顏。

愈溫柔，愈害怕，他吞了一口口水，潤了潤發幹的嗓子，低聲將今日入宮所求之事，誠懇說了出來。隻是他沒有提到太子李承乾的名字，僅僅就事論事，勸說皇帝陛下在處置謀叛一事時，能夠法外開恩。

勝利者總是寬容的，死了一大堆家人的陛下越來越寬仁，範閑在心裏這般想著，而且自信強橫如陛下，應該不會擔心春風吹又生的問題。

然而出乎他的意料，皇帝陛下的臉色漸漸陰沉起來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難得入宮一次，所求竟是此事，眸子裏閃著一抹濃濃的寒意。範閑偷偷看著皇帝老子地眼神，暗道要糟。

可即便要糟。他依然強項堅持著意見。不僅僅是李承乾死前所托。這也關乎他自己的勇氣。如果不是有這樣一件事情讓他自我尋找到一絲勇氣。隻怕他根本不敢再次入宮。所以他必須堅持。

...

正是因為這份堅持，今天地禦書房顯得十分熱鬧與恐怖。守在禦書房外地姚太監並那些值守小太監們，被房內傳出地大怒罵聲嚇地臉色蒼白，不知道小範大人究竟做了些什麼。竟讓皇帝陛下如此生氣。

眾人緊張害怕地禦書房外聽著。那是茶杯摔到地麵。粉身碎骨地聲音，再然後便是小範大人叩頭地聲音。陛下的痛罵聲。兩個人的爭執聲。

姚太監麵色不變。心裏卻是巨浪翻滾。暗道小範大人果然是膽大包天，居然敢當麵和陛下頂牛。不免有些擔心呆會兒會發生什麼事情。小心翼翼地盯著門口。暗想是不是應該趕緊通知門下中書的兩位大學士。如今這天下這皇宮死了那麼多位，活著地人中。能夠有資格調停陛下與澹泊公之間爭執地人，就隻有那幾位了。

沒過多久。禦書房地兩扇門吱的一聲被人推開。範閑快步走了出來。臉上尤自帶著氣憤不平之色。看也沒看外麵低頭地太監一眼。一拂雙袖便離開了皇宮。隻是一出宮。上了馬車。他臉上地憤怒不平之色，頓時斂去。眉眼間一片平靜。微有憂慮。

理所當然地。皇帝陛下嚴辭訓斥了範閑。任何一位帝王。哪怕是號稱最寬仁地那幾位。對於敢於謀奪天下至權的敵人們。都沒有絲毫地同情。這一點範閑應該想地清楚才是，就是不明白他為什麼還要爭上這麼一場。

回到府中數日。宮裏一直沒有消息出來，也沒有旨意訓斥。範閑心中越來越不安，暗想皇帝老子大概猜出來自己地用意。所以也給自己玩了一招陰地。可是他也沒什麼法子。隻好用監察院提司的身份。寫了幾封密奏。接連不斷地往宮裏遞去。試圖再次激怒皇帝。誰知這些密奏如肉包子大狗。泥菩薩入江，竟是一點兒回聲也沒有。

再過數日，宮裏關於如何處置謀逆一事。終於定下來了。範閑在府裏捧著詔書。大感震驚與意外。怎麼也沒有想到，自己在禦書房內與陛下一番爭執後。陛下竟然真地聽了自己的。將屠刀高高舉起。卻是輕輕落下。

被緝拿地叛亂官員。以及一些沒有開釋地人物。共計有一千餘人被判了斬首之刑，而那些被牽連此事中地婦人與孩童。卻是基本上被從輕發落。

便是最後投降地叛軍。皇帝陛下也隻是揀某一層級以上地將官殺了。而那些普通地士卒，則是被打散之後。發往各處邊境，以死囚地身份為國廝殺。取個戴罪立功地意思。

最後核計下來，大約有兩千餘人因為叛亂之事而死。但這已經大大超出了範閑最好的判斷，尤其是那些依慶律應死應流地犯官家人，絕大部分都被降了一級發落。讓他地心情一陣大好。

大好之餘。更生疑惑。陛下為何要這樣做？如果真是因為自己進諫起地作用，那天在禦書房內，為何又要發這樣大地脾氣？

...

其實關於禦書房內皇帝陛下與小範大人地衝突。早已震驚了整個京都。宮裏畢竟人多嘴雜，而且這事兒也不可能瞞著所有人，所以早在陛下明詔之前。大部分地官員。都知曉了此事地內幕。

官員們雖然各有陣營。知道若是太子上位。自己恐怕也難逃一死。但畢竟大家同朝為官多年，總有個物傷其類的悲哀感覺，尤其是那些被牽連此事中地無辜家人族人，所以當看到陛下寬仁至極的詔書後，均自有些感歎。

尤其是門下中書二位領班大學士。更是對陛下這道旨意讚不絕口，打內心深處頌聖不已，寬仁之君。這才是成就萬世天下地根基，莊墨韓的徒子徒孫們深以為然。

而皇帝陛下為何如此寬仁？當然是小範大人起地作用。小範大人不顧個人榮譽權勢，勇敢地在禦書房內當麵直諫，雖然不至於是拿身家性命去賭博。但也是冒了相當大地風險。

京都朝野思及此事，不免對範閑更是高看了幾番。覺得這位大人果然不愧是莊大家地接班人。行事頗有古風古意。而那些僥幸逃得一死地人們。對範閑更是暗中感恩戴德。一時間。範閑地清名。在京都城內再次響亮。

他當年

是天下士子心中地偶像。隻不過礙於監察院地身份。對林相爺地警惕。才與清流逐漸拉遠了距離。但在民間地口碑依舊是相當好，又經此大事渲染。官員們對他也是極感敬佩。

畢竟與皇帝陛下頂牛地事情。不是誰都敢做地。尤其是事關叛亂。便是舒蕪大學士都保持著沉默。

範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居然給自己帶來了這麼多好處。他原本隻是想還李承乾一分心意。順便激怒一下皇帝，看能不能讓位令自己無比恐懼地老子。發發善心。放自己離開。

沒料到皇帝陛下竟是早看出了他地心思。而且還玩了這麼一手，把範閑再次拱了起來。他即便想辭官，也不可能了。

範閑在府內沉著臉。看著女兒。心想和陛下半。自己果然還是懶了很多。卻依舊想不明白。陛下為何雙手送了自己如此大地光彩。想來想去。他有些煩了。一拍桌子站了起來。咬著牙說道：“連陛下我都敢入宮去見。難道還怕見他？”

範小花兒眼睛閉地緊緊地。卻沒有被這聲巨響嚇哭。倒是旁邊地婉兒和思思嚇了一跳。不知道他發這麼大地脾氣作甚，趕緊把孩子接了過來。

...

京都叛亂事後，監察院提司範閑第一次回到了監察院。所有地部屬恭敬躬身相迎。神情十分認真。經由這幾年間地無數事情證明，監察院上上下下已經完全接受了這位未來地院長大人。深深為其手段所懾服。

範閑坐到那間幽暗地房間內。用濕毛巾擦了擦手。扯開黑布看了一眼不遠處地皇宮。搖了搖頭。陳萍萍不在。但他也不能馬上去陳園。喚來八大處地幾位頭目，略問了一下最近地情況。然後將言冰雲留了下來。

聽到他地問話。言冰雲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王大人還沒有消息。至於洪常青那一路人陸陸續續回來了幾個。但他本人卻失蹤了。高達帶著地那七名虎衛。應該是在大東山上全部被四顧劍殺死了。”

範閑地眉心漸皺。心裏極為難受。按理論王啟年這老頭子如此奸滑，怎麼可能就悄無聲息地死在大東山上？就算大宗師對戰恐怖，可總得留個屍首。監察院知道王啟年是自己地第一親信，應該不會看漏才是。至於洪常青與高達那邊，他的心裏更是沒有一點把握。心想大概是真地去了。

一念及此。他地心情頓時陰鬱起來。便不在監察院內逗留，出門上了馬車，直接出了京都。趕往了陳園。

陳園之外地青青草甸之間。往常殺機四伏地機關已經不在。範閑坐在馬車上想著。應該是秦家派京都守備師過來清剿時掃蕩幹淨了。等馬車停到陳園之外，範閑行下馬車。看著眼前地一幕。不由怔住了。

這哪裏還是當年華麗至極。天下獨一無二地陳園，隻見盡是斷壁殘，幹池碎山，垂楊倒柳。火煙烤之跡十分淒慘。

火燒陳園，留下一片狼籍。不過此時卻沒有太多地淒涼，因為後方早已修起了幾座磚木結構地臨時住宅，而且原址之上，已經有上千人地民伕工匠正在忙碌著。看上去倒像是一個熱火朝天地工地。

範閑深一腳淺一腳地行過這片工地。好不容易來到了陳園原址後方，找到了正在十幾名絕美侍姬服侍下聽戲的陳萍萍，這條老狗今兒穿地像是個大地主。坐在矮榻之上。眯眼享受。雙腳被毛毯蓋住，雖然外麵是一片嘈雜，這臨時地住宅也遠不如何舒服，可是看他地神情，倒是極為快意。

外麵地削石砌磚之聲極響。將這裏麵唱戲地聲音全部壓了下去，範閑走進去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這哪裏聽地清楚？你在京裏又不是沒有宅子。為什麼非要在這裏呆著？陳園要全部修好，至少還得三個月地時間。難道你就準備在這兒耗三個月？”

看見他走了進來，陳萍萍笑了起來。笑地皺紋如菊花般綻花。每一片花瓣裏都充滿著詭異地味道。

範閑被這笑容弄得有些發毛。也不說話。坐到他地身邊。拿起茶杯喝了一口。那些本來正粘在陳萍萍身邊地如花嬌侍們。當然清楚小公爺今兒來定是有正事兒要說。也不像往日裏那般含情脈脈看著範閑。斂聲寧神撤了出去。

外麵約摸是有監察院地官員交代。便是連修園子地聲音也停了下來。整片陳園前後地廢墟，全部陷入了安靜之中。

陳萍萍看了他一眼。範閑一愣。湊了過去。用手中地茶杯喂他喝了口。陳萍萍潤了潤嗓子。才開口說道：“京都居大不易。還是住在這破園子裏好。”

京都居大不易，這是回答範閑先前那句刻意自然地話。裏麵卻似乎隱藏著些別地意思。範閑一下子便有些不自然起來。知道這老子知道自己今日前來。是有話要請教對方。

也不等範閑開口，陳萍萍自顧自地開口說道：“我這園子裏美人兒無數。你是知道地。”

範閑點點頭。

陳萍萍咳了兩聲後繼續說道：“我收容她們，她們不用去服侍別地臭男人。應該算是有福。但是天天跟著我這樣一個孤老頭子。想必心裏也有些不快活。但偏生她們在我麵前。還不敢流露出來。”

範閑心想。當然是這個道理。全天下除了皇帝陛下就是你最狠。這些十幾歲地蘿莉。二十幾歲的熟女。縱再如何被荷爾蒙操控。也不敢有什麼怨言。

“前朝有宮女幽怨太久。結果把皇帝給活生生縊死了。”陳萍萍摸了摸自己地脖子。說道：“我可不希望有這麼個死法，所以我就要想辦法讓園子裏地這些姑娘們過地舒服些。”

範閑心頭一動，隱約猜到老家夥想說什麼。

“我對她們很寬鬆。即便每次你來地時候。她們像盯著黃瓜一樣盯著你。我也不會責罰他們。”陳萍萍打了個啞欠，說道：“而且最讓她們死心塌

由是。她們哪天如果不想呆了，我就把她逐出園去。

“寬鬆。是維係一個園子最好地方法。”陳萍萍望著範閑說道：“也是維係一個家族平安最好地方法。所以陛下...最近才會如此溫柔。”

範閑明白了。大概陳萍萍也是用這個法子去勸說皇帝陛下。

“但是她們我可以隨便放出園去。因為天底下身世不幸地美人兒太多。”陳萍萍望著範閑搖了搖頭。“但陛下卻不會放你出去。因為他地兒子總共隻有這麼幾個。而且...剛剛才死了兩。”

老子伸出兩根手指頭。略帶譏嘲看著範閑：“你以為替太子出頭。替那些亂臣出頭，便能真地激怒陛下。就能真地

讓陛下把你趕地遠遠地？”

“不要想地太美。如此拙劣地手段。能瞞得過誰去？陛下在禦書房內罵你。不是怪你為那些罪臣求情，而是怪你...居然在這個時節，就想逃跑。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。心想自己現在看著皇帝陛下便害怕。在這京都怎麼好繼續呆？想到那件事情。他壓低聲音苦惱問道：“即便陛下看穿了我地小心思。可後來為什麼要玩那一出？降了那麼多恩旨。這些豈不是全算在我地頭上了？”

“恩旨與名聲便是枷索。陛下這是舍不得你走。”陳萍萍又咳了兩聲。忽然笑了起來。極有趣地打量著範閑苦瓜一樣地臉，“你難道沒有想過...陛下損著自己，也要成全你地名聲，究竟為了什麼？”

範閑心頭一寒。想到了一個自己從來沒有想過地可能性。整個人地身體都僵硬了起來。坐在塌邊。打了個寒顫。

看他終於想明白了。陳萍萍歎了口氣，將目光透過臨時住宅地玻璃窗，向著外麵地工地望去。緩緩說道：“死了這些人。他才終於想明白了。也不枉我費了這麼多年精神。”

範閑嘴唇微抖，霍然起身，望著陳萍萍說道：“那老三怎麼辦？”

“老三...他年紀畢竟還小。”陳萍萍微垂眼簾說道：“陛下是不會立太子地。隻是如果出了什麼事情，他離去地太早。選你繼位，當然是眼下最好地選擇。”

“我姓範...我是祭過範家祖宗地！”範閑惱怒地聲音愈來愈高。

陳萍萍看了外間一眼。皺著眉頭說道：“聲音這麼大做什麼？世間不是所有事情靠著聲音大便能占理，誰拳頭大誰才占理...陛下地拳頭最大，至於你將來姓李還是姓範，還不是他一句話地事情。”

範閑頹然坐下。渾然想不到皇帝最近地溫柔寬仁，背後竟隱著如此大地一事情。

“以陛下眼下地狀態，這件事情也許要過很多年才發生。也許到時候老三長大了，陛下喜歡他更勝過你，這事兒也就隨風而逝，反正除了陛下，我與你之外。沒有任何人知道。”陳萍萍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神情略微有些黯淡，看了範閑半晌後說道：“你一個月沒有入宮。似乎對陛下有些意見...為什麼要躲？”

為什麼要躲皇帝，是因為心中地那抹恐懼，範閑幽幽說道：“...我怕。”

“怕什麼？”陳萍萍看著他緩緩說道：“已經四年了，你已經向陛下證實了自己地忠誠，獲取了十分難得地信任，這是用你幾次險些死亡的代價換來地，你應該理直氣壯享受這種信任。”

範閑默然，自己從澹州入京後，確實有幾次險些喪命，不論是懸空廟還是山穀，還是這次大東山地事情，無論從哪個方麵看，皇帝陛下對自己沒有絲毫疑心，正如陛下之所以如此信任陳萍萍，便是因為當年陳萍萍曾經不惜生命，救過陛下幾次性命。

何種信任最堅實？自然是為陛下不惜犧牲。

“不論旁地事情如何，單論陛下對你地態度，可以說...算是不差了。仔細想想這幾年，陛下對你有諸多恩寵，你應該感恩才是。”

旁地事情？範閑聽到這四個字卻沒有往深裏想去，但想想內庫，想想監察院，想想手中地諸多權力與信任，與太子和二皇子一比較，範閑心知肚明，皇帝老子對自己，絕對不僅僅是彌補十六年不見地遺憾那般簡單。自古帝王家無情，何況自己隻是一個私生子，皇帝有足夠多地方法來了解多年前地事情，而他卻選擇了對範閑最好地一條路。

“所以我不明白你在怕什麼，為什麼不肯進宮，為什麼要想盡辦法逃開。”陳萍萍看著他說道。

範閑苦笑，陛下再如何信任自己，再如何寵著自己，但他終究是一代君王，且不說數十年間地那樁事情，隻說他對皇族成員地冷血態度以及無比強大地手段，都讓他感到無比恐懼。一旦陛下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瞞著他，甚至背叛他，一定會非常強硬地撕脫開父子情份，君臣之義，用雷霆手段相對。

自從知曉了陛下是位大宗師，範閑便開始無比擔心一件事當年他曾經偷偷潛入皇宮，在含光殿裏偷了鑰匙...如果陛下當時就察覺此事，卻一直隱忍至今，那究竟是在想什麼？和北齊走私無所謂，收王十三郎也無所謂，因為自信地皇帝根本不在乎這些事情，也不會懷疑範閑叛國，但他不會允許任何人手裏拿著那個箱子，因為那個箱子可以威脅到他！

範閑很確定這一點，但他不確定，皇帝究竟知不知道箱子在自己手上...含光殿床下暗格裏少了一封信，會不會是皇帝拿走地？所以他一入宮便心驚膽顫，不知道何處會冒出一大堆高手來殺死自己，又擔心皇帝會出手，用大宗師地境界把自己拍成肉泥。

如今地恩寵無以複加，範閑能清楚看見皇帝地心意，卻依然擔心害怕，因為他不是敢說皇帝不穿衣裳地小孩子，因為五竹叔沒回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